

知往鉴今

共欢新故岁

陈绪伟

街边的灯笼依旧红着，对联上的金字仍然耀眼，商场里的年货仿佛永远售不完——这些年复一年的喜庆模样，唤醒了心底深埋的年味记忆。它们如老照片般一帧帧浮现，带着往昔的温度，与眼前的繁华静静对话。

记忆中的年味，是从腊月初八那碗粥开始的。

那时的腊八粥，母亲总要攒够八样以上：大米、糯米、绿豆、花生、红枣、豆腐、萝卜、粉条……每一样都得精打细算。粥在铁锅里咕嘟作响，蒸汽蒙上玻璃窗，香气却穿透岁月，至今萦绕不散。那是一份“凑齐八样”而积攒半年的期待，却再也回不来——让人反复回味的，终究是母亲那份郑重其事的心意。

真正的年味高潮，始于腊月“杀猪过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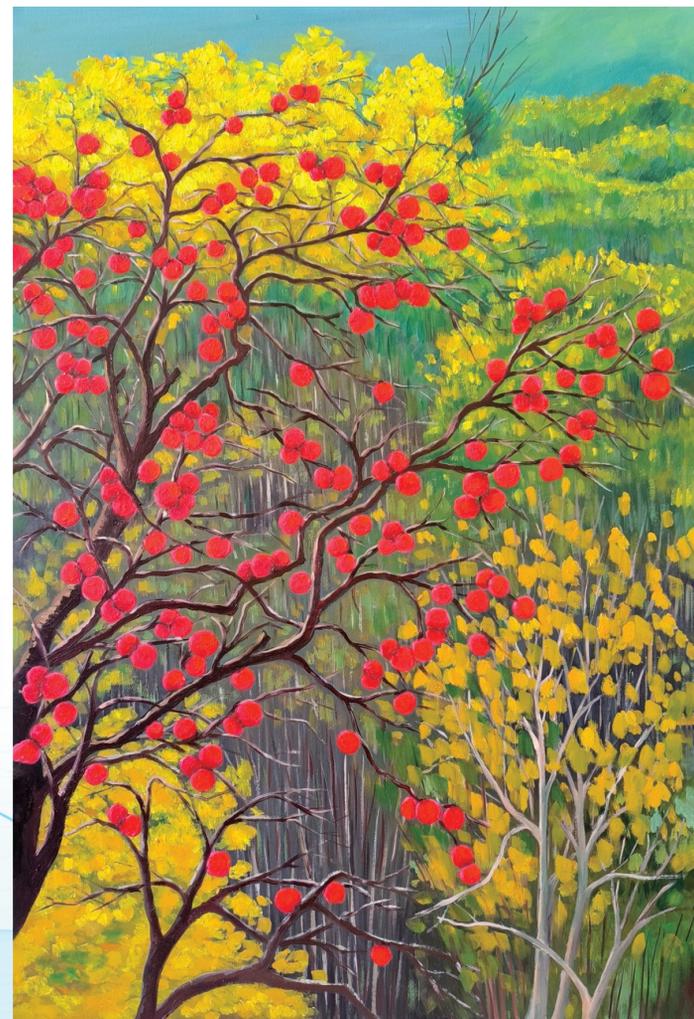
小年后，村里家家户户请来杀猪匠，处置喂养了一年的肥猪。猪的嘶叫声中，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都被请来吃“庖汤宴”。摆上好几桌，尤其是用红糖炒成的焦糖卤汁烧炖出来的肉，香气能飘满整个村子。如今屠宰都已标准化，超市里的冷鲜肉整齐划一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却听不见猪声，看不见热气，干净得失去了温度。好在还有些乡村，依然保留着“杀猪过年”的热闹，甚至办起“庖汤宴”民俗旅游，让这份传统的年味记忆，重新有了热闹的回响。

年夜饭的变迁，映照的是时代的轨迹。

过去盼年，是真心实意地盼。无论孩子大人，心里都揣着一团火。不管家境如何，总要贴副对联，孩子要穿件新衣，吃上几颗水果糖；尤其那一桌团年饭，是一年省吃俭用的结晶。鱼必须完整，象征“年年有余”；香菇炖鸡，寓意“吉祥如意”；粉条豆腐，祈愿“健康长寿”；红烧肉要大块，期盼“红火丰收”。孩子们早早围坐桌边，眼睛盯着肉，眼馋万分。父亲抿一口散装白酒，脸上泛起红光。如今的年夜饭，不止鸡鸭鱼肉，更有山珍海味，丰盛远胜从前。

守岁的意义，也在悄然改变。

那时没有春晚，一家人围炉夜话。火塘里烧着木疙瘩，火光照亮整个堂屋；城里烤炭盆，暖着一家老老少少。讲究“守岁”，长辈讲着老故事，孩子们强撑眼皮听着。“廿九三十半夜半，北斗星立天中间”，子时一到，父亲开门“出天星”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迎来新年。如今守岁不那么严格了，大家看着电视里的歌舞升平，等待新年钟声；压岁钱见者有份，手机里红包纷飞。



事事如意（油画） 陈益鹏 作

拜年方式的变化，让年味有了新的意味。

过去大年初一，天蒙蒙亮就起床，孩子们穿上新衣，提上薄礼，跟着父母走亲戚。近的串巷，远的访村。见到长辈拱手作揖说吉祥话，换来几颗糖或一些压岁钱，和伙伴们放鞭炮、逛集市、分糖吃。饭都在亲戚家吃，讲究三荤五素，足以饱享口福。如今亲戚走少了，祝福在微信群里批量发送，给长辈的红包秒收秒达，视频通话能看见笑脸，却触不到手掌的温度。便捷消除了距离，却也稀释了情谊的浓度。

我们怀念的，从来不是贫困本身，而是在贫困中被放大的喜悦。当一块糖需要等待一年，甜味便深入骨髓；当一件新衣承载四季期盼，布料便有了温度；当一顿肉宴凝聚全家心力，咀嚼便成了感恩。匮乏教会我们珍惜，等待赋予我们期盼，局限反而激发我们在有限的材料中，创造出无限的仪式感。

而今，物质丰盛泛滥，却冲淡了所有的滋味，甚至让人心生不满足。当每一天都可以像过年，年就失去了它的特别。但对从贫乏中走来的人，年仍是值得感恩的甜美果实，是新时代具象化的幸福。而对未曾经历匮乏的年轻一代而言，年的味道或许显得平淡，那份对年的期盼、对其仪式与意义的感知，也就不再那么厚重深刻。

年味并未消散，它只是换上了时代的衣裳。

“挣钱不挣钱，都要回家过年！”依然是当下最浓的年味。你看春运如潮水般的人流，仍跨越山海，只为除夕夜的团聚；你看年轻人虽未必专心看春晚，却依然让电视响着，寻找那背景音乐里的归属感……灯光照亮城乡夜空，电子鞭炮声响起，无人机绘就星空画卷——传统正以数字的形态延续。

如今真正的年味，或许不在于腊肉有多香、鞭炮有多响、红包有多厚，而在于那颗仍愿为“仪式”停留的心。是准备年夜饭时的专注，是放下手机听长辈唠叨的耐心，是对孩子讲述年兽传说时的温柔，是面对亲友时，仍庄重道出那句“过年好”的真诚。

马年已至，跃马扬鞭。这是父辈爱说的吉祥话。他们从匮乏中走来，每一个年都是一次攀登，每一步都需攒足力气。而年轻一代，攀的是另一种坡——在丰裕中寻找意义，在便捷中重建联结，在变幻中持守不变的情怀，在人生奔波中记得感恩，在寻常生活里守护朴素的敬意。

年味从未远去。它需要我们更用心地品味。在变与不变之间，在往昔与当下之交，我们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“年味”——让它不只是记忆里的乡愁，更是照亮前路的、温暖的人间烟火。

人在旅途

30多年来奔波往返城乡之间过年的往事，像电影般一幕幕浮现眼前。

每年一进腊月，我就开始张罗给家里办年货。只等单位放假，便急忙赶往汽车站打班次——身未动，心已启程。这“行走的年味”，于我而言，别有一番滋味萦绕心头。

家乡石泉县地处秦巴腹地。在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前，这里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。山势陡峭，交通闭塞。人们常开玩笑说：“山顶看得见，喊话听得见，见面得走大半天。”

1993年，我成家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带着新婚妻子回老家见父母，是礼数，更是情结。我们在城里买了新鲜蔬菜、衣物，还有走亲戚的礼物，大小包裹五六个。那时的安康运输公司承担着发往各县的客运业务，清一色的大货车，每天定点发车，错过就得再等一天。

汽车走的是低等级省道和地方道路，路况差，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，大件行李全堆在车顶。每到一个站点都要停车、卸货，走得极慢。一百多公里路程，走三小时算顺利，常常要晃荡四五个钟头。好容易到了县城，还得换车——开往各乡镇的车更小，走的是等外公路，翻山、过河、颠簸不堪。50公里路，摇摇晃晃两三个小时才到集镇，下车后，还得再走一小时山路。

回家过年的路，真是漫漫长途。那时的年味随着车轮悠悠转动，有期盼，更多是辛酸过后抵达的甜蜜。

家在150公里外的小山村，那里有我最亲的人。无论天寒地冻、风雪交加，我们夫妻俩每年都肩挑背扛、拖儿带女，顶风冒雨地赶路，只为那炉火可亲、家人团圆的时刻。年年挤进混杂着烟味、汗味和尘土味的班车，听着南腔北调的喧嚷，迈着毅然决然的步子，奔赴炊烟升起的地方。

孩子3岁那年，到集镇时天已擦黑，鹅毛大雪把山岭盖得一片银白，路上早没了车影。还有二十多里山路，行李又多，正发愁时，竟遇见了镇上那位曾送我参军的武装部长——他提着两只猪脚正要回家，见状赶忙联系乡里的司机，把我们一家三口送到了家。

父母和妹妹已在村口的寒风中等候多时。孩子一见爷爷奶奶，便扑进他们怀里。帽上的积雪和悄悄滑落的眼泪，让全家人都浸在了亲情的暖意与过年回家的浓情里。

进入新世纪，家乡传来了要修高速公路的好消息。2010年，十天高速安康至汉中段通车。高速一通，客运市场随之多元——公交公司和小型依维柯共同经营，班次密了，选择多了，以往拥挤脏乱、一票难求的困局终于缓解。

2015年，市县通了高速，石泉县到迎丰镇的实际三级公路也完成改造。内有护坡、外有护栏，画着黄线的双向车道畅通无阻，家乡人出行

往事不如烟

天上那轮皎洁的明月，与碗中圆润的汤圆遥相呼应。汤圆，这一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食物，因与“团圆”谐音，便被赋予了团聚、圆满的美好寓意。

小时候，汤圆是专属于过年的美味。只有临近春节，才能尝到那份新鲜与甜蜜。每当年关将至，一种特别的情感便如潮水般将我包围——那是对家、对年的深深眷恋。而在这一团眷恋之中，汤圆总是和父亲的身影紧紧交织，成为我心底最温暖的记忆。

母亲总会早早开始准备。她先将糯米泡软，再用石磨细细磨成浆。待糯米浆沉淀、沥水，便成了雪白细腻的糯米浆，晾干、磨粉，一步一步，从容不迫。到了年三十，母亲在厨房里煎炒烹炸，张罗年夜饭；父亲则带着我们打扫屋子、炒葵花、剥核桃，一起准备元宵馅。全家齐动手，热火朝天，年的气息就这样一点点浓起来。

父亲祖籍四川云阳，他做元宵馅很有一手。精选的核桃仁、花生、芝麻，还有老陈皮，一起放在小铁锅里，文火慢炒，香气渐渐飘散。核桃、花生要去皮，所有材料在油纸上用擀面杖细细碾

文史春秋

安康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汉水文化积淀深厚。马是人类忠实的朋友，马年说马，安康与“马”有关的故事可真不少。

今日之安康，街边正在出售的一副副对联，霎时将人带入生机勃勃的意境。比如那“紫气东来春得意，青云直上马扬蹄”，横批“马到成功”——仿佛眼前已见人欢马叫的景象。在安康，人与马的互动源远流长，马车曾跑遍四方，骏马也在民间文艺中担当主角。

马较之其他动物显得高大雄健，因通人性、有耐力，很早就被驯养役用。固然牛、骡、驴皆可耕田拉磨、乘骑驮运，但骏马更擅长长途驰骋或征战沙场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因此，安康自古便有养马驯马的传统。早在清同治年间，家住东坝磨盘坝“牛心石”的武举人罗景，就常与马为伴，在老城西南的“校场坝”骑马射箭，能百步穿柳。

安康马车的兴起，则与公路建设息息相关。1938年，汉中至白河的“汉白公路”通车；1958年，西安至万源的“西万公路”及安康至岚皋的“安康公路”同年建成。此后，汽车运输逐渐成为主流，马车则作为辅助。当时安康城区的“雷神殿”至“西堤”南端“牛山庙”之间的“马坎”一带，常见马车停放。马坎的中心大致在今日汉江一桥南端，而马车最集中的地点则在雷神殿以南的十字路口两侧。

本地单位拥有马车，主要始于安康解放初

行走的年味

余佑学

达的甜蜜。

家在150公里外的小山村，那里有我最亲的人。无论天寒地冻、风雪交加，我们夫妻俩每年都肩挑背扛、拖儿带女，顶风冒雨地赶路，只为那炉火可亲、家人团圆的时刻。年年挤进混杂着烟味、汗味和尘土味的班车，听着南腔北调的喧嚷，迈着毅然决然的步子，奔赴炊烟升起的地方。

孩子3岁那年，到集镇时天已擦黑，鹅毛大雪把山岭盖得一片银白，路上早没了车影。还有二十多里山路，行李又多，正发愁时，竟遇见了镇上那位曾送我参军的武装部长——他提着两只猪脚正要回家，见状赶忙联系乡里的司机，把我们一家三口送到了家。

父母和妹妹已在村口的寒风中等候多时。孩子一见爷爷奶奶，便扑进他们怀里。帽上的积雪和悄悄滑落的眼泪，让全家人都浸在了亲情的暖意与过年回家的浓情里。

进入新世纪，家乡传来了要修高速公路的好消息。2010年，十天高速安康至汉中段通车。高速一通，客运市场随之多元——公交公司和小型依维柯共同经营，班次密了，选择多了，以往拥挤脏乱、一票难求的困局终于缓解。

2015年，市县通了高速，石泉县到迎丰镇的实际三级公路也完成改造。内有护坡、外有护栏，画着黄线的双向车道畅通无阻，家乡人出行

年的味道，家的味道

杜波儿

碎、拌匀。每当这时，那股混合着焦香与陈皮清气的味道扑鼻而来，我总忍不住偷偷捏一点放进嘴里，舍不得咽下。接着拌入红糖与猪油，一钵油润香甜的元宵馅便做好了。父亲的工序完毕，只等大年初一“抢元宝”了。

初一清早，母亲总是第一个起身。她用父亲备好的馅料包汤圆，我们兄弟姐妹也早早围到灶边。姐姐们帮忙打下手，父亲负责烧水。母亲的手法娴熟极了——揉粉、捏窝、填馅、封口、搓圆，一气呵成。她还会悄悄包进几枚煮过的五分硬币，谁若吃到，便象征抢到了“元宝”，寓意来年顺利、好运连连。

包汤圆的动作流畅而富有韵律，仿佛在编织一个个甜蜜的愿望。小小的簸箕里，渐渐排满圆润白胖的汤圆。这时锅里的水也开了，咕嘟咕嘟冒着泡。汤圆们滑入水中，先是沉底，不久便陆续浮起，在滚水里沉浮跳跃，像一群活泼的小精灵跳着冬日圆舞。

待全部浮起，便可出锅。一碗碗晶莹剔透的汤圆端上桌，甜香顷刻弥漫满屋。咬开软糯的外皮，温热的馅料缓缓流出，陈皮特有的清香融入

难的问题从此改变。

脱贫后，一幢幢移民新居拔地而起。群众从高山搬迁到宜居、便捷、安全、优美的新社区。2020年，随着安康、平镇高速通车，安康市所辖10个县区全部接入高速网。交通巨变之下，不少乡亲开上了私家车。秦巴山区的农民，终于也能像城里人一样——“天晴不沾灰，下雨不踩泥”。

2017年，我家也贷款买了小汽车。从此，回家过年的路不再遥远。妻子和孩子都考了驾照，无论出游还是回乡，三人轮换驾驶，轻松而惬意。飞雪迎春，人间团圆。短短三十年，已换人间。从前在汽车站焦灼等待，在疲惫奔忙中酝酿乡愁；如今自己驾车，车轮滚滚，方向盘指向心的方向——从“小家”驶向远方的“大家”。

如今过年，我们中午在城里的岳母家团圆，晚上回农村老家团聚。一个春节，两家圆满，其乐融融。回家过年，连梦都是甜的。

历史车轮向前，中华年味醇厚。大红灯笼高挂，喜庆春联满堂。田野葱翠，碧水长流，微风轻拂，鸟雀啼啭，一派生机盎然的新气象。

2026年，秦巴山区将迎来高铁时代——西康高铁即将通车。今年总胜往年，年年都有新期盼。千回百转，岁岁年年。唯愿华夏儿女，幸福一年又一年。

甘甜，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。那缕淡淡的陈皮味，是父亲从云阳带来的家乡味道，温暖、悠长，让我至今回味。

从前，全家围坐，吃着父母亲手做的汤圆，心里被幸福填得满满的。这汤圆不只是一样吃食，更是一份情感的寄托。每当咬开那软糯的外皮，尝到里面香甜的馅，我就仿佛触到了父亲那份深沉而不张扬的疼爱——如这馅料一般，甜而不腻、香而绵长。

如今，父亲已不在了，再没有人为我们亲手调制那一味元宵馅。但那融合着陈皮清香的汤圆味道，那属于父亲、属于家、属于亲情与年节的味道，却永远留在记忆里，成为一幅永不褪色的画，在岁月深处静静发光。

如今生活越来越好，好吃的应有尽有，汤圆也是琳琅满目。可我偶尔还是会自己动手包一些，试着复刻记忆里的味道。这不仅是对父亲的怀念，也是一种情感的安放、回忆的温习。每当想起那味道，心底便升起一股暖意，它像一盏温暖的灯，照亮来路，也陪我走向更远的远方。

骏马奋蹄春意闹

陈宝源

期。1950年3月，武警安康地区支队与县中队成立（时称公安部队），支队驻南城隍庙，该部队及看守所即配有马车。此后，水西门码头工会搬运队、安康农校、地区军分区、地区及县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，也先后置办马车，之后再逐渐添置汽车。

马对安康的发展颇有贡献，以“马”字命名的地名也因而普遍。城中有南马道、北马道、马坎，往北还有马坎巷；各县区以马命名的街道村落，更是数不胜数。

再来看安康工艺美术中的“马”。这其中包括剪纸马、泥陶马、石雕马、木马、篾编纸糊马等等。

剪纸马：是安康传统民间艺术之一，每逢马年，民间艺人便剪出红纸骏马，常贴于门窗或直宣传栏上，营造浓厚的马年氛围。

书画马：即宣纸上的骏马图或“马”字书法，在安康各级书画展中常有此类作品亮相。

泥陶马：上世纪50年代前，东郊“欢喜岭”的东药王殿每逢农历二月初二庙会，便有泥陶工艺马出售，此外还有泥陶狗哨、能摇转作响的“吱哪儿”等玩物。

石雕马：1999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安康上许家台发掘出土一对南宋石马，2013年由汉滨区文管所移交安康博物馆收藏并展览。

石雕天马：约2000年前后，建于老城小南门

至培新街之间的“天马大厦”，其商场门前曾置有天马石雕，后移至别处。

木马：木雕小马在安康许多幼儿园、公园及儿童游乐场都能看到。条件允许的地方还设有旋转木马，供孩子们游玩。

篾编纸糊马：即以竹篾扎成骨架，外裱白纸或彩纸制成的纸马。按结构与用途可分为三种：第一种是大型完整的篾纸马，多用于祭祀仪式；第二种是小型篾纸马灯，内插蜡烛，夜间通明，于元宵节时由人用竹枝挑着观赏；也有稍大者，底下装四个小轮，可推拉游行，自娱自乐；第三种是将马身分前后两段、无腿的篾纸“道具马”，称为“走马灯”。使用时系于人的腰间，供孩童在元宵节“骑乘”，走街串巷。这种形式更多被城乡春节文艺宣传队的“跑马队”采用，称为“纸跑马”或“跑马灯”。马头常扎大红花寓意光荣，马身画有或贴出发作装饰，马尾以长纸条束成，造型逼真。夜间点燃内置蜡烛，彩马愈显生动。

跑马队规模可观，少则数十，多则数百人。队员人人“骑”着这样的竹马，阵容壮大，极具安康民间文艺特色。尤其在元宵时节，你能看到额头点红痣、穿戴一新的孩子手挑纸马灯或推着马灯嬉戏，也能见到来自汉滨区建民、五里、恒口示范区及各市县的庞大跑竹马队伍，在城乡变换队形、游艺巡演。他们以这般热闹的社火，为马年奏响喜庆而昂扬的篇章。